屯田諸議又爲當事所忌乃乘其未返諷吏部出
太平知府三載骯髒視昔不變巡按子貨馬雷民且
挾有司爲利君怒將執之而巡按又惡其直已嫁不
根語劾君事下巡撫君兩疏其寃竟得理仍左遷兩
淮鹽運司同知未幾補贛州知府贛境多盜督府憲
司蒞之憲司嘗令賞捕盜者君詗其賊不實乃屏人
謂曰吾知某非盜若柰何枉之瞋目視捕者捕者捨
首不能對具吐實立反其獄憲司不勝忿與巡按共
擠君君再引疾求去上不聽尋陞四川按察副使備
兵松潘是時西南夷騷動君乃兼程往親出鳥道徧
歷林峒撫視籌畫條其病利與巡撫王公大用意合

二年松潘無事擢陝西布政司左叅政而疾漸作無何罷歸是時士風尚通君所持乃直言已意不少貶其枘鑿齟齬無足怪也君雖屢程於硫硫氏事惟恐一日蠹食在戶科嘗論武廟巡幸輪戍廣西邊衛多產兒逆遲日番公私兩困君疏罷之仝居甚衆初至太平時兩至蹕不爲文減頒郡供應即督府憲司經所選至今顛人德之自罷歸即居岣嶁不復往來城市城市人亦不知有岣嶁閣說僞禮不至庭戶嘗與余爲衡山墨屋數崖必遣人問訊今年復書不再月而君逝矣嗚呼君不磊磊已哉君名詠字鳴盛其先祖汪陽人遠祖仲原始茂衡陽高祖灝曾祖鑑祖鳳音皆不仕父壽華號棲木翁以公貴贈徵仕郎戶科給事中母顏氏妻黃氏皆贈孺人繼譚氏封孺人側室王氏楊氏子二人宗大學生宋府學生女四適大學生黃策指揮龍堂府學生易棟伍文守君生弘治己酉十二月二十二日卒嘉靖丙辰七月二十九日享年六十有八君處父母兄弟孝友治先世祠墓不遺力待子弟有恩外若難犯而中無他腸所遺有兩科奏疏使西漫與蜀中稿祝氏家譜塋祭禮式存于家宗等以八月某日塟君樟關某山某向畢事以從子舉人完狀來請銘君嘗依棲木翁墓治塋域而屋于前索記于余名之曰

知生堂聞君將屬纊視子弟陳含殮具顏色不變嗚呼君果知生哉吾又何銘雖然知君稀矣吾烏得無銘乃爲招辭銘之辭曰

君之生兮名州衡之山兮湘流羌信美兮靈脩衆姱妒兮誰尤君之居兮昀嘍塑拭木兮夷猶生無怛化兮死且神遊白雲爲車兮明月爲儔悠悠樟關兮孰知春秋

三潭羅君墓志銘

三潭羅君曠達人也方頤豐準性度純謹夷猶與人處無疾言狂態而心常熙熙若不涉世務者故善詩楷書書宗顏氏皆有法度喜飲酒遇醉不能辭時時舉盃至唇復止嘿嘿工苦於詩詩不得盃屢舉屢止如是雖移晷刻不知倦或主人勸酬至甚醉目光傍流輒拱手告寢鼻息齁齁主人不厭雖累月如是不舍去往年常遊金陵金陵多鄉貴人好爲詩及顏氏書相遇甚驩飲之酒見其狀若此更相稱善交引辟爲子弟師居無何忽忽不樂棄歸嘉靖壬午始與先大夫相見先大夫高睨一世無富貴態常鬱鬱不欲與俗人交杜門城市中巷無轍跡遇君至啞啞笑言旦至暮不休每席地坐共持尊酒倚筆床嗚嗚長吟彼賡此倡揮灑滿紙當是時余弱冠旁侍謂嗜文墨耳未之多也他主人或相招皆不樂往而先大夫座

中無君輒慘慘不樂乃延爲子弟師歲且暮猶相對
予至是益愛敬君間與語周程之學悚然俯聽歎曰
惜吾老矣枉此生無可贖者遂爲詩贄谷平李先生
願師事焉不獲請退而日誦陽明語予笑曰得無勞
乎應曰誠有聞即死何憾久之詩類白沙字類陽明
見後生輒談先大夫與谷平先生口不置也又歲餘
先大夫捐館君且病方病時聞計伏枕痛哭不自已
故病日甚勢且亟猶欲爲誄辭舉筆淚涕交下竟不
成語後二月亦卒平生不知計筭事少嘗學爲諸生
以門戶廢業而身亦窘子弟束脩囊無停滯家不能
舉火對客不少見戚容日遊山谷中趺坐盤石以此
爲常辛卯縣令吳惺廉其老貧禮爲鄉飲賓固辭不
可乃以讓蕭廷翰而自爲介衆謂稍自媚即可以謁
得謝而君不一動齒卒之日其子珵無以爲殮又十
餘年不得塟而素所交游日多零落今無復有談其
事者悲夫君名輅字木夫世爲山原羅氏始祖時濟
爲宋吉州推官高祖敬簡曾祖存淵祖丕冠父效祖
毋石皷周氏君生成化戊子六月二日卒嘉靖癸巳
六月十四日娶謹源周氏生二子長珵次玧玧早卒
珵娶莞草胡氏繼劉氏女適楓山劉氏孫女靜英丁
巳十月丁酉祔塟本里象形祖丕冠墓左癸山丁向
皆珵力貧終其事銘曰

若有人兮山之阿飧沆瀣兮被芰荷行無頗兮志匪
他莫我好兮謂我何歸去來兮擇所處孔鸞相從兮
猿鶴與侶逝而不返兮將遐舉延咮嚇腐兮奚足語
潭有月兮松有風生此樂兮沒此終相贈遺兮留無
窮後千秋兮何悲恫九地脩文兮多君子異丘墟兮
同寢止勒室銘兮考終始天地爲徵兮永安此

魯齋周君及配宋孺人壽藏銘

魯齋周君名鍊字愈豐世爲吉水淼塘著姓曾祖峻
魁祖廷伏父履循履循嘗爲諸生苦疾棄去問醫于
婺精其術歸用治他疾輒已遂有名郡邑中以其不
羈號曰散人君散人長子長身豐骨準柱中起瞎微

赤爲人剛嚴質任而達於事計慷慨不爲委瑣狀意
必已出當散人問醫時君六歲獨與母李居學書四
年而散人歸君已背誦書史趨拱拜揖如成人又五
年母卒而散人益無家念郡邑人聞其能已疾又性
善酒迎去率日夜飲之散人得酒不復求歸而門戶
呼召宗戚訊勞但知有君君既學不能專又因出侍
散人通其術郡邑故奇散人逆計當有秘方隱說私
其子來迎者得與同載爲幸以是君未弱冠踪跡亦
且徧郡邑中散人卒君之名顧出其上其方藥間用
李東垣朱彥脩而一聽增損於脉不復拘牽舊法或
疑之君應曰吾用藥如韓信之兵多多益辦吾製藥

如武穆之陣運用在心盖因病以立方方無定用若
拘方而待病病豈常形此非若輩所知也然君脉人
動移數刻已復如初或至三四乃言狀言則病者頷
首絶不令自叙苦楚何在又能即脉之浮沉徐數微
洪利滯斷人禍福殊驗如言某病合死何日或前數
十年言某當禄食與他人失得時月詢其後果然余
先大夫數禮重之余以故聞其斷驗甚衆至脉余又
獨不失一言然傳者失實又多憚其剛嚴莫敢與狎
君亦落落寡合即隆貴人每儕輩岸視之不能綺語
相調以卑陬唼喻爲容遇稍不當意拂袖去雖累金
幣追謝弗顧即郡邑大夫欲招之非有人左右莫能

致也其後英韶虔臨諸郡有奇疾輒謂非君不可
業已難效數嘗君君意久亦厭之嘗語吾曰歲在其
支吾當死不爾吾不復言脉乃擇材爲棺又幾年爲
嘉靖丙午買地二十一都某山去家五里許以丁未
元日治二穴其上一以自待一待其配宋孺人余聞
往勞之執余手曰人生固然耳獨不憶間者言乎雖
然昨臨封涘泫泫不自已非有懼也吾少失母遺弟
鑣四歲吾與妻宋再事繼母而子視鑣其困瘁吾兩
人知耳吾父坐誣法必死吾忘饑寒累跋涉求見長
吏頭搶地乞代幸得白當是時寧知有今日乎鑣有
室求分異倍與父産而自取其一哀其早孤也其欺

也復與合食而姪潭者顧又甚少何意鑣已死吾獨
存耶伯父履泰負官賦四十餘金以誣逮代償之履
輝者三從叔幼無歸吾食而婚之又婚其子其子死
始罷食凡爲食者以爲祖宗之遺也今吾已矣誰當
復念之者所置田宅僅中人之貲固養生者不廢也
不知此身所藉者數尺地耳縱深錮而厚藏又何益
於此身即後朽又安從而知之然而爲之者毋使子
孫之我累也則又曰歸是地者吾宗也不敢迫其祖
而從其下庶與死者兩適焉他日能爲吾書乎余曰
公叔之丘靖節之挽惟古人行之能不諱即今何辭
君顧曰善余聞通於理與數者皆能前知以息其心

而推於其故君豈通禍福死生之說於脉者耶自余
識君衣履布素垂二十年如一日兩造其家見其菽
苦食力而不敢怠夫奉之厚則損之不輕愛其小則
難反其重彼怛化者皆不早見而去其累也君之自
待其身若此其篤於爲義有以哉君之脉未必自驗
即其果驗當訣時知不惑於所歸也宋孺人出郡城
上巷名家處士諱某女敦樸慈惠足以濟君之剛嚴
君之兩合食也食指繁孺人早暮操作不忍告勞以
敗義舉人以疾迎君君嘗厭怒則觧之曰彼皆人也
疾苦在身恨見君不早孰無父母情乎密戒輿馬相
其行先宜人聞其然語諸婦曰是酷類我病且亟猶

命曰汝無忘宋孺人孺人二子長淑次渠渠爲縣諸生二女長適永豐張最捷次適富灘梁錫君生成化己亥八月十四日年纔六十有九孺人生後二年而月先三日皆甚康強而謀及此吁噫可以爲之歌而銘也已銘曰

有形之爲瘵兮疾病痾瘵交爲侵大患是用貴兮藥石燖刺其相尋計脩折以恐惴兮不虞跳號而呻吟詎知自寶汙穢兮乃謬咎夫愆陽與伏陰持以語脩類兮莫或懷余之好音何伊人之哲慧兮先得同然於我心皐如廓如並蹇兮曰與同室其將臨來者月日昧昧兮聊以樂夫斯今孰能歌而在隧兮又曰穴而鼓琴出入生死易位兮譬則躍冶之金大壽期以元會兮攪煙雲爲裳衣田廬僮僕委背兮與逆旅而浮沉飲且食而無悸兮翩然視其居歆去來志自遂兮寧大塊之我禁待木拱而積歲兮吾將索子於高深

明故武畧將軍介菴何公合葬志銘

何武畧名某字某號介菴榆林人也父曰某自某而上凡四傳皆世官其先居萍鄉有諱某者以謀勇事僞漢歐普祥僞漢滅勸歐內附後以功授武德衛百戶百戶傳綏德衛鎮撫鎮撫卒子某代某卒子某代有五丈夫子長煥代爲千戶以功陞指揮同知而武

畧次三爲人頎面脩髯廣輔豐頷慷慨急義自少任父事而序不當得官意氣磊磊不能下恒思自表見而無所於試則少混其跡於邉賈稍出計畫即駕諸賈上不數年手致千金者三即不自惜隨手輒盡而賈益日增嘗曰凡吾降志爲此者將以遂其平生不爾直財虜耳烏用賈爲於是輸粟塞下助軍粟甚多當道寵之以爲勸且舉常格如　制遂補兄炤弟燧皆國子生而已爲武畧將軍其衛千戶是時次兄煇已在仕籍後爲社榆縣丞父子兄弟衣服甚偉於是榆林頗推何氏然武畧不以自多復出奇贏大起宅第視所乏服器次第充牣其中與諸兄弟共之父母且死獨任丘壠之役諸兄弟謝不聽乃盡推田宅僮奴美贍者而居其疲羸父疾革時指槖金相目曰此王威寧寓物也幸卒致之死不恨殮甫畢武畧以騎載槖如滑王公閱之皆故封也駭曰今世乃有而父子耶餽以千金拒不受徑馳去其後轉賈江淮王適起總制諸邉軍事乃移檄物色將以相報武畧聞之嗟曰彼豈謂吾未忘情耶堅避不就王不自釋陰損已功署其名授百戶武畧不可然業已上籍竟與從子曰汝或甘此吾不能安也於是人兩賢之以爲非王公不能讓非武畧不能辭武畧以賈晉維揚故以煮海之利正德末勢閹專擅冐禁賈多緣附武畧顧

不復賈多貸人金錢或捐其息而貸又日增江淮士人聞其然且愛士能致客多與之遊於是門不絕軌而宴飲吹彈日夕不倦性故喜施雖極豪富尤汲汲於人之患難藉其力無不意滿鄉鄰自榆來權其母子貸之加於他人復更其衣冠使與座客等得徧交其士人而宗戚留榆相去雖五千里其歲用入有常期猶其在堂奥左右也榆有俠客湯五疆義而力不足數稱貸於人不能償武畧揣知其情既多乞假已而復自出券示諸貸者曰湯五困矣吾已不復望息諸君若何咸曰願奉教湯得已責而揚人徐三峯爲貸所迫尤甚則又以數言觧爭而陰捐五百金助之不聞于人其重義大抵若此至於數瘞道殣至數百十不爲厭與縱偷兒使之遠去滅跡又與古人行事相似然其心始於不忍而力固足以庇之不自知其合於古人行事也始在榆林娶劉氏延安千戶某女比留維揚娶于揚生三子劉之歸也善事舅姑姑性嚴獨劉當其情武畧遠賈代治家巨細有緒舉二女閑以禮訓養外氏之孤極有恩因省武畧疾卒于揚年幾十幾揚爲義官某女某死康濟河而揚嫗獨與女居將并武畧娶焉其善治家不異于劉故武畧得遂致客施貸之事武畧卒負貸者多辭逃責家漸消落揚節縮撑拒延名師教其子時時舉武畧語務令

諸子謹習不致敖蕩年七十以疾終與劉皆祔武畧
傍三子長城舉進士爲山西按察副使次堅舉應天
鄉試臨江府通判塤爲縣諸生孫男幾人某某武畧
生天順己卯某月某日卒正德丁[illegible]某月某日諸孤
以某年某月某日治塋某地之[illegible]有銘又幾年
堅爲臨江以公務往來吉峽間[illegible]相見因敘其狀
若此且謂先人故居漢中白河[illegible]鄉人而徙者也
委以執筆余讀武畧歸槖事持信義畏禍福者皆可
勉爲至於讓爵非輕富貴而不屑薄功名而不爲者
必不及此其鏗訇振厲使人矍然而氣作翛然而心
夷泛觀人世孰爲可愛孰爲可重又孰爲汝爲我名
丈夫者不當如是耶故爲之銘也不以悲銘曰
惟古達士兮智若轉丸得喪取與兮身莫與干豈必
世官兮虎服而冠匪分所宜兮藐若飛翰萬金來去
兮立致匪難彼困不解兮惻爲深患朔方其產兮淮
海其觀生而不滯兮沒將以安二媛同穴兮奚所歎
我歌聞遠兮永弗刋

張野塘墓志銘

空同李先生督學江西負文而知人矜重許可嚴旌
別繩諸生諸生試文高等序受廩無以新間舊者或
特賞識則又薦引揚搉不置口有司舉鄉試務取合
其言以爲公而是時吉水田心張氏居高等三人其

一即署學生越序給廩以寵之者野塘張公鳳儀也一時士人既以空同行法不守故常爲可駭又皆慕公不知出何等語乃令主司破調相待若此爭傳以爲奇比秋試衆且屬目而塲中吉水爲飛語所嫌已中而復擯者蓋十餘人公名在擯中聞者咸爲扼腕然猶以爲公之齒方壯不足憂也其後督學於諸生法守稍稍寬假而公之蒙賞識者無復有如在空同時凡十入鄉試竟不一偶而公之顛亦且種種矣人爲語曰毋效述韶破的秋毫偃其弓弢述韶者公字也公爲人敦信孝友未嘗有聲容之過而獨豪於自許至是與公同試高等而獲解者或據高位且致其事而公獨恂恂諸生中講論不輟每酒後向知已吐平生意氣慨然若無與當憐公者不以爲過也始公之先饒於財祖與通父素純尤好施不責償息鄉人恩之曰後世必昌至公之身而偃蹇更甚爲慳鄙者所笑又張氏故無祠公與諸從議舉其役出贏計息累千金半藏於公爲盜所窺一夕燬廬入盡掠以去群從以金坐公公不辯貨其腴田上屋相償而家日益落於是議者益以文窮爲疑未幾公三子鈍銑鎰皆有文廩食于學而鈍舉嘉靖丁酉鄉試又五年公以歲貢與鈍會于東師稍伸矣不旋踵而公卒旅舍計其生成化已亥某月某日至嘉靖壬寅某月某日

年纔六十有四人更憐之將所謂不在其身在其子孫者歟鈍等以其年某月某日葬公某地之原洪先在姻友中故知公書來請銘辭甚悲鈍今爲武昌府通判有能聲其諸孫男凡幾人孫女幾人然則天之於報施其未可遽論也爲之銘解之銘曰

同業或異售兮轉眄更上下齟齬視嗜好兮時乘乃速化一言見智愚兮聽者豈相借甘苦紛錯入兮貴賤宜定價達人齊物我兮奚悲以喜咤屈伸之理然兮生死猶晝夜作銘爲左券兮來今將可藉

明故湖廣左布政使水厓彭先生墓志銘

昔孔子言必稱丘明比老彭至于中行而不得則溪有取於狂狷何其慕者遠而就者恕歟蓋見世之日下而悲人之難立也故曰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嗚呼孔孟之時且若此又況百世而下能有所立者哉洪先於水厓先生猶幸其見而深悲其亡也先生者今之剛介人也其銳於有爲頗近於狂而所守則甚狷嗚呼可易得哉先生姓彭諱杰字景俊吉水瀧江人世出五代刺史玕後曾祖和祖鈞睢寧縣教諭以幼子教推　恩封翰林院脩撰父占以先生推　恩封南京刑部主事母林氏贈安人繼母李氏封安人教天順甲申賜進士及第第一人名行重一時先生與從弟參政桓少同學穎敏強記人奇之號

爲二彭弘治己酉舉鄉試庚戌賜進士出身第四人壬子授南京刑部浙江清吏司主事陞雲南廣東二司員外郎庚申用尚書戴珊薦陞兖州知府未幾以繼母憂去乙丑起復補廣平調真定戊辰復丁父憂癸酉起復補順德乙亥用兵部尚書彭澤薦陞四川左參政以平夷功陞按察使辛巳春陞雲南右布政使是冬轉湖廣左布政使癸未以引年致仕先生學有師承多讀書爲文章汪洋恣肆而準于義理嘗負大志以爲天下事無不可爲者故入仕三十四年所在必稱其官多於難能者談笑舉之而氣不能下人亦竟以此屈抑不能大顯初釋褐爲刑部取案牘繙

閱數日笑曰刑名止若是乎於是擇斷即踰老吏以爲治獄當得人情而不可拘於律令當先權要而不可過求於寡弱凡所奏讞雖隆貴子弟無所回避人竟莫有難者及爲知府文案山積手自批荅吏胥拱手無敢舞文而所屬州縣皆得別其賢否使得以己意爲治大率主於愛民而不取具文法四川十八案蘇夷叛先生以參政督餉出險道師賴以捷歸至叙州宜慰使冉儀所部妄有所掠按察僉事郭公某廉其首笞之儀部下鼓譟且叛城門晝閉先生適至行其營呼儀曰若與吾非征蘇夷來乎柰何復以身家效蘇夷儀感悟復爲畫計謝郭得全軍歸初蘇夷爲

人挾誘頗悔禍先生欲撫定之而議者貪功遂致用兵士卒死者十六七乃得小捷當道始多先生事聞朝廷特賜白金文綺他皆僅免罪而已故事土官文老子代者必納賄諸司始得請緣是土官仰諸司和調輒爲無狀播州宣慰使楊斌病請代而賂不至數年爲諸司所格先生至即奏代之金湖不受請去其爲雲南司鹽法在劉[illegible]繁歲入祿[illegible]羨餘二者人咸藉以自利先生一[illegible]所染而下[illegible]產丹砂蛇艾諸物當道有物色者既不之應或詐[illegible]之其心以爲吾之自處若此則亦以此望之人人而或以爲簡亢或以爲矯激於是忌者始衆矣澤既應

先生爲四川忌者日起又外官朝覲有引年例而先生年且六十有大是時忌者既幸得間又惡澤侵已權竟予致仕以歸歸之日人咸冤之而先生之意灑如也方在郡時每發憤輒爲詩見志傳者愛其詞多爲非賞然是時忌者素以文字號相知乃獨乘間若此豈亦忌其文耶劉瑾用事威雷中外畿內郡邑皆歲有所獻先生爲廣平止具二帕瑾笑曰是非清苦太守耶飯其使遣之雲南黔國公沐紹勛禮絕方岳先生與分庭相抗武定侯郭勛鎮湖廣肆武斷二司不敢馳中道行先生強其門以入二人者竟亦無所報夫能行於逆閹武夫而不能使故交之無忌心則

是勢利奪之也先生澹於勢利故絶識非人所及每
每軒輊孫吳排斥佛老拔識名士嬰犯避諱而無畏
沮蓋其所追步者皆古之人而不取必於衆故也少
嘗思范文正義田恨不能償每割産分俸以自效家
居貧薄絶跡公府處隣里親友不異儒生性喜飲飲
必擇酒酒必引滿醉則撤髯高論若無與伍冬月能
飲水數升經年不浴身無垢穢往在南京仙人尹蓬
頭常來乞食每假宿戲語他貴人邀之即不去先生
年至八十有五強壯不衰人遂以爲得仙一日偶病
酒檢遊仙詩日自默誦已而索脩真書忽不能視遂
瞑目寢家人驚問曰有分付否先生曰分付何用又
問曰心明白否瞠目應曰比汝更明有頃遂逝嗚呼
其所立如此何假於仙術哉先生家居同邑有東川
羅公先考雙泉公數人十餘年不一相問訊然心許
可事砥礪各以古人自期待數年以來相繼淪落而
士風亦隨以變相彈以勢相援以利使後生小子爭
爲交游嫵媚以資衣食而莫知其流之所極談古人
行事不以爲迂濶則以爲背時不適於用有志者爲
之皇惑而無所取裁則洪先所爲悲者豈獨先生一
身哉先生生天順戊寅正月十日卒嘉靖壬寅二月
十二日初娶泰和鍾埠袁氏貴璋女封安人生子晌
再娶南京傅氏金吾衛鎮撫安女生子睿繼娶湖廣

潛江章氏蜀府審理 時選女生子晟夭女二適錢蕩徐有年孫男五垣圻堦城堵垣堦堵皆府學生堦爲叅政桓後孫女一適泰和梅山曾桐曾孫男七元錫元鑑元鍊元鉅元鑾元銓元鎬曾孫女四晌等以壬寅十一月八日葬先生于所居之近大山之陽申向

託洪先爲銘嗚呼知先生者鮮矣可無銘銘曰

瀧之水其流如頹瀧之厓其石崔崔神物之潛兮孰測其去來或見而躍胡然而摧噫嘻大山天之所培其氣爲雲爲雲爲雷被于八垓茲惟先生哉

明故廣東按察司副使嶺泉胡君墓志銘

君諱永成字思貞號嶺泉吉之安福人嘉靖己丑進士授涇縣知縣能其官四年用薦者入爲刑部某司主事斷張延齡獄忤旨例謫和州同知稍遷徽州府同知南雄知府自爲州郡而能益著復用薦擢廣東按察司副使整飭瓊崖兵備卒于官年四十有九士大夫聞者莫不惜其才而卒之日又無疾於是聞者又莫不哀其促余與君同年舉進士而生于同郡是年同郡舉進士者十有一人先卒者五君於五人稍後矣而又以能顯余因得以久交心雅愛之余待罪歸田君嘗再訪于家所言侃侃多古人風節不欲以世俗瑣猥事入口故余於其卒也不獨惜其才而憐其志不獨悲其促而疑其故又有異於他人之聞焉

既踰年其子宏宗來請銘余既雅慕而哀憐之何忍辭然君在州郡余以告去其政事不盡聞大要君之政事必欲其是非斷於已而不能以毀譽徇乎人已以爲是雖貴宦尊官沮之不止也已以爲非雖甘言游說强之不從也以是其能著而人亦多忤涇嚴邑也民喜訟匿不受捕君爲條教使民知令意不在根株有枉抑來自言即可得理於是訟者無敢嚚傲久之旁邑求歸平建平王貫五者坐逆黨多誣逮積十餘年不能决至是獲釋者五人君之治獄主於不誣而已然頑梗自遠盜賊簡息當是時儉菴梁公爲司徒奏畿内儲蓄多不及數恐一旦緩急無所仰下議郡縣行之郡縣多虛文相紿獨涇以君故廩庾皆實民所隱稅既不得幸而歲漕所屯厥舍舊在邑者更置灣沚水陸交便比君滿考再至涇歲果大饑施給有序涇民得以不困嘗署其廩曰積之者誰散之者誰知我者此罪我者此其爲遠慮又若此去之日民擁道挽之不得泣留其衣服以別入刑部爲司寇漁石唐公所知主視諸司奏牘諸司有大疑獄及當矜恕者屬令代署奏牘上皆得　俞旨及謫和州會

章聖皇太后梓宮南祔所過州郡多以供調弗嚴得罪至和州官吏無受譴者然自和州至爲徽州以副倅得不事事時時與儒生學士遊儒生學士聞君在

涇崇奬文學領其說者射科輙中於是從而學易者甚衆南雄當江嶺襟喉天順間於太平橋榷稅助軍餉而郡司其管郡不得人往往有所沒入前守同呂劉公實獨以節介鳴於時時人號曰鐵板君至奠[illegible]吾縱不能爲劉鐵板將不得爲木板乎既以榷委他倅季一易人以防蠹漁得請因著爲例而民間稅額歲虧者復分遣所屬覈之會議者言小明路事君復建六難之說始庚嶺未開時道入東河抵烏逕出信豐至今商鹽用之而射利者欲從西河入南安小明君之六難說曰塞烏逕路廢小民業一西河在下流移橋關費鉅二減塩牙稅勢須增民料價三新道險僻必多增巡徼四開道撤江嶺藩籬五西河淺小水利不便六議者詘其說事竟寢自六難出而君益多忤然人亦更以此多君瓊崖之役本以備黎君則曰凡病吾民者即黎也何黎之責不此之詔而但欲備黎黎將我有辭矣且黎亦人也使吾有以處之彼食其土烏庸絕乎於是籍墨吏之效尤與疆宗之怙勢者必抵于法瓊限海外往時官其地者自以遠鄉井入絕域懼其有他又多貪奇香珠翠犀貝諸貨不爲籠罩計不可滿欲於法故無所操斷君斷斷獨不爲身計民始知有官刑而名酋如那紅狗黃猪次第且俱送欵君方以效職自喜嘗獨卧郡齋晨起衣冠將

視事忽手足逆冷不能舉家人請召醫猶曰毋擅出我門戶語畢卒君既卒無能明其爲何疾者悲夫安成胡氏出南唐長史滙滙十八世爲仲瞻明初以入粟二千石敕旌義民義民生宜昇是爲君高祖曾祖萬通祖敬父熹熹喜任俠酷類義民君未弱冠舉鄉試而家世固且非寒約矣然平生自衣食使令無少奢僭處家孝友而恩及群下聞甘泉陽明二先生之學皆能不逆其說居常以其說訓子弟然則能其官而卒以死者其有自哉君生弘治丁巳三月二日卒嘉靖乙巳八月二十二日涇縣滿考封其父文林郎涇縣知縣母劉氏前室李氏皆贈孺人繼母李氏

周氏皆封孺人子宏宗爲郡諸生以丙午十月十一日葬里中上坑山而以雅愛哀憐之故爲之銘者洪先也銘曰

謂君弗時宜以在郡邑則治之謂時弗君知兮去郡邑則祠之生必有死海南奚疑死如有傳奚以君悲

明故處士劉良溪墓志銘

劉良溪者萬安西門鉅姓也西門劉氏本祥符人宋季功甫丞萬安因家焉四世爲昭昭生俊英以曾祖刑部尚書廣衡貴贈如其官祖某翰林某官父琮峨眉典史至是九世而有良溪良溪生有異質淳篤慈惠不教而能衣服飲食嗜好澹素惡音樂劇戲與褻

媟卑鄙語耳目觸之掩避如穢於財利尤澹然無所染早歲勤誦讀善記憶督學李空同取爲縣學諸生已而以弱病棄去事母李孺人以孝聞李疾而痞遇寒輒甚良溪十餘歲已能左右扶掖其後有室猶晝夜侍榻前孺人卒哀毀動人倚廬水西殯側至終喪不歸所遺衣飾盡與幼妹及兄弟之女即犬豕畜之殯前死則瘞之不忍呵斥也而兄弟之間尤無分異往往捐已助給之囊篋雖不甚豐視人之德者甚衆其性慈惠淳篤若是至與人謀事力焉虛過於在已食殍掩胔設漿施橋不遺餘力事不諧邑邑不能熟寢晨起趨之如是者亦無間於人之親疎劉氏本鉅姓有大小宗祠良溪爲簿正會祀儀物默寓聯族之意其食指嘗數千子弟無敢以挑達浮蕩聞者或爭辨忤競不之官府願得一言爲決良溪和聲氣降顏色撫諭詳細務令爭者愧屈一聽于已乃已其子弟則教之孝弟仁讓引古藍田慈湖訓約及書史故事解譬或與互答詩歌以興起其志意久之人益信服友人陳雪筠之子弗順而避于野一日忽心動就父所邀良溪泣曰吾已不容於天地理固宜死柰吾父何公仁人也敢以死請良溪諾之明日其子果死則爲治其塟數年雪筠死亦如之而嘉溪李具顯病且死慮其妻子無所依也則盡籍其田廬屬之良溪

良溪曰君與吾昧平生而居又相遠力固不足以庇君柰何顯泣曰小人知公公不憐小人何耶良溪不得已諾之每歲跋涉經紀其家俟子長且歸田廬視所籍不損也君之視人若此故絕不能乘鏞隙以徼利邑人劉濃兄弟貸百金爲商耗其貲計田廬稱以償貸良溪曰吾不能奪人衣食以自肥盡焚其券聞蔣召清者將鬻妻償債顧遣人慰勞之不復言如待濃而梁士誠者廢疾人也待妻以爲食遭誣訟將鬻妻良溪聞而悲之貸以十五金其後士誠卒不能償無悔也當是時陽明王先生倡道于虔吉之搢紳多往從之而出入者亦復不少良溪早有篤行之名至是從諸縉紳聞其議論即肥肥皆不懈聞有談是學者無問誠僞必倒屣迎之諸縉紳有所邀雖大寒暑節令必赴其始鄉里以出入者爲戒咸耻言之見良溪若此稍稍相率就問莫不隨其往來已而來者漸衆期會于妙香山寺復慮久遠度道里適均建書舍梅陂以待之間走吳越訪諸先生長者冀以自益或納弟子禮野服侍側不知年齒長少也自與鄉里談學有言徑超頓悟而陋持守者群然和之咸若自得良溪兀兀衆中但求寡過無所增改已而言者出入日甚或覺愧屈而良溪未嘗自多聞人過亟掩之不能出諸口也良溪名週字繼卿生弘治辛亥正月

十八日午卒嘉靖丁未十月二十八日戌配縣前蕭氏有賢德良溪篤行盖有助之者蕭之父曰某早卒無子良溪養其毋賴爲之塋祭凡三世七喪賴將分產授之良溪固辭其對蕭也如嘉賓而視臧獲也如其子然良溪竟無子又不得高年以卒鄉里莫不悲而憐之其諸談學者以爲古之功德施於民與行誼可師法應祀典若良溪者謂爲鄉先生非耶將請于有司余與良溪交最久嘗託季弟偕之留都未幾遂病病歸舍月餘卒良溪故急人之難至是友朋鮮在側者盖悲憐特甚莫過於余又愧力之不足不能正其祀事姑書行事納之墓以示後人必有爲之起敬者墓在二都麻園烏鴉泊田形首庚趾甲虛其右以俟蕭皆出余所相度其爲後者伯兄紹之次子鯤良溪更名宗類曰庶幾類我嗚呼其底弗類矣乎銘曰

欲辨君子一介辭受欲辨匪人見色簞豆孰處不足而惠有餘持以希聖如水投渠雖志弗究行則有考來者省躬可定品藻

明故直隸滁州判官北山龍翁墓志銘

正德丁丑陽明王先生以都御史督軍虔南日與士人談學於是虔吉士人多出門下吉水國子生龍履祥將往其父北山翁怒罵曰是皆飾虛名誑人者汝何得爾廢食帳卧不起履祥至涕泣請不輟不得已

許之履祥故倜汰驕逸難近數月歸馴馴如處子翁喜曰吾今乃知王先生因履祥以見願執事終身翁爲人跌宕慷慨喜交游大起庭宇常歌舞飲燕爲豪絶不類吉水士人然與之策事九轉機發莫能相難貌清古昂鼻多髯頗似先生先生悅之以爲軍門參謀携之巡視閩中至豐城聞宸濠反同事者錯愕口噤莫知計所出先生易舟南趨吉安翁實贊之義兵起集田僮百十人傾貲備鎧仗以從先生慮濠速發南都無備欲以僞符疑兵緩之然濠諜四出諸郡士人積刼於威多以耳目應計泄事且不測獨翁出入帷幄密授方畧親信義子割愛遣之往往陷虎口不逐吉水士人素重自守而耻外援見翁先後所爲若是莫不鄙薄之謂有他望如翁昔日罵履祥云云者翁亦避匿不敢露濠既擒先生上公卿書曰致仕縣丞龍某等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僞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秘計蓋有諸將士所不與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嘗歷蓋紀實也嘉靖初論功賞以翁嘗爲大足丞既致仕遙授直隸滁州判官閒住廕一子爲冠帶總旗論者多以爲屈而昔之鄙薄者口實益張翁不爲悔後九年先生有田州之役復檄以從是時將撫盧蘇王受而二酋方疑先生紿巳陰持兩端擁衆二萬人投降實

來觀冀先生遣翁諭意翁乃數騎往蘇受之衆露刃如雪環之數十重呼聲震天翁坐胡床引二酋跪前宣朝廷威德與軍門寬厚不殺之意辭懇聲厲意態閒暇二酋故嘗物色先生形貌竊疑以爲先生潛來咸俯首獻欵誓不敢負議遂定自先生擒濠以來權閹以讒搆攘功公卿以猜嫌嫁禍翁爲之詭辭欵凶遠偵防變得於目授意使之餘而應於謾對立談之頃有高才弟子不能爲力而獨寄心腹爪牙以出萬死於一生者先生既卒功賞廢閣翁抱耿耿無所向退而垂老於家年八十有五以卒蓋非經世故之久擅才智之用莫有知翁之爲奇也翁名光字冲虛其先爲永新人有曰龍聖祜始徙吉水又六世爲躍川七世爲時霖八世爲翔宇翁之曾祖父也翔宇負義氣入粟于官爲義民娶東溪廖氏以成化庚寅正月三十日生翁八歲爲諸生十二入貲爲國子生三十六爲大足丞六年致仕娶東坊毛氏以明女先翁幾年卒生子一曷即履祥女一適三都周某側室禁氏無子履祥子子壽以善書選爲中書科儒士辦事文華殿與履祥皆早夭子壽子雲今纔十二歲翁卒於甲寅正月六日後翁幾月禁氏亦卒其年九月二十三日葬翁仁壽鄉一都藜洞李家山虎形首戌乾趾巽辰與毛氏合而禁氏祔其塋稍下翁與先君數往

來而余及交其三世近始奇翁所爲幷欲訪先生行事而翁亦已老不待請而銘其塋蓋有以也銘曰

方斁選乘指驪爲黃鹽車驥服孰辨駑良芳草懷人知已病士千載一時才幾畢試欲施後世必附青雲志業有聞其又何云

明故白厓秦君墓志銘

君家居十有四年用薦者稍起爲兵部職方主事其婿敬所王君間訪余山中謂曰翁蘊蓄最久於世事尤練達茲行其有遭乎未數月忽以訃來且曰問者之言竟爾爾其命也夫其命也夫則又列狀加幣請曰諸孤以某年某月塟翁某地翁已矣某恩翁甚厚非世所謂婦翁者其何爲報倘辱一言俾平生不終泯沒亦足慰其鬱鬱於地下也某謝不敏不見釋因思先人與厥考僉事公爲同年而余與君同官又幾一歲以世誼數嘗往來俛仰今昔惻然於存亡之感固不獨王君之情有足念者乃次第其狀銘之君名鳴夏字子亨號白厓浙之臨海人也僉事公娶包宜人嘗夢偃妃懷數棋子遺之於是連舉三子而君居其次其長刑部員外郎鳴春其季則翰林脩撰鳴雷也僉事公按察福建時君年纔十歲已能日記數千言且善屬文文多敏思僉事公故不樂仕一日攜君解官去行次崇安發病卒君以童稱扶襯執禮如成

人伯父叅政公奇之曰吾弟不死矣授以家學不煩而成嘉靖辛卯舉鄉試明年第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是年選擇皆出　上意教習去留視諸科爲特嚴君質既高爽而文故俊逸不喜道故常語至是感激殊遇益自刻礪務爲博雅名家二年以才授翰林編脩乙未會試爲同考試官丙申奉　[illegible]立魯王戊戌廷試進士爲受卷官扈從謁山陵廟[illegible]撰　太上神冊表已亥春　哀冲皇太子立晉臣輔導諸臣　上意屬素所選擇者於是拜君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脩撰庚子補經筵官同脩大明會典諸書是時同拜者三十餘人經二年公定稱最盛而君在衆中魁偉長髯

隆準而白皙尤爲人所注目辛丑再奉　命冊立周王明年以校正五經四書性理諸書例賜白金文綺癸卯主順天鄉試同官不掩言者力擊以去獨君諸所取士一一稱當絕無可嫌明年會試故宰相子兩人同舉進士其試文若宿搆或疑有他久之影辭漸[illegible]爲給事中所論下諸試官詔獄根株取驗而兩人鄉試故在君所取士中於是御史劾語連君併置獄問當是時右公者執兩人試文爲據然進士中同逮者業已坐他官贓私狀不敢單辭激禍其獄遂成而上怒亦解罰兩人止除名君雖罷秩猶得以衣冠還鄉里蓋從罪疑輕典非盡法也君氣素豪重以嚴振

自飾不忍墮行輩後每念順天在輦轂下門客遊士多途穴奸不易防抵始受　命主試勤小察通密若禦寇而竟以詿誤見廢心跡不白固已不能無少邑邑則益肆力詩文表見素志會倭夷內寇鄉邑糜潰日夕盼盼不休未幾盡得其利害情實與夫戰守攻取之勢乃更慨然懷憤時時出議中其機牙於是撫按亦皆交薦其才以爲可備緩急而尚書趙公視師北歸復以名聞新　命下君方慶幸得少有藉以售其所爲踴躍就道至彭城疽發背卒丁巳七月六日也距其生正德戊辰某月某日年僅五十君雖魁梧與人欵欵胸次盡披不爲深次所有措意俱究根極

拜春坊時御史論薛文清應祀典有詔館閣諸臣上議或謂瑄無著述而欲祀孔廟猶無汗馬之勞而欲配帝享於義不稱君獨謂不然上疏有曰興王之業固有不盡恃夫汗馬者而況吾道之於著述耶自秦火烈異端熾諸儒之傳經守正其功有足多者時也迨夫理學既明家喻戶曉枝葉滋蔓戕伐本根瑄獨反躬實踐厭斥支流遡尋正脉使學者曉然知所趨向此其功不在著述下矣臣以爲昭代必欲崇異從祀以風示學者非瑄不可其策倭寇則曰不守海而守城猶納寇於門而拒之堂也不習水戰而角於陸是示人走而責其死敵也其諸擇將練兵設守節財

具有條議未及盡試聞者悲之秦之先自天寶始以避亂居剡溪再徙閩之南安大順間復居黃巖徙臨海幾十世矣高祖世珙曾祖宗傳祖彥彬以參政公貴封郎中於是臨海之秦日以盛大君娶林氏解州知州某女封安人子六人懋功懋德懋敬懋恒懋達懋某懋功與懋達出側室某氏而懋德舉鄉試女一人異姬適江西按察副使王君宗沐封安人始君一見王君之文異其人即許以女未之識也比舉進士而君適罷去是時諸子尚幼王君共載以南親見諸所行事故狀其所遭齟齬爲獨詳而爲之悲悼爲獨切嗚呼觀君所以知王君與王君不忍其泯沒者可以推君平生矣銘曰

揆器與才大受方來既奮而躓孰召之灾有文曰肆比于武事將武以興亦稱厥試寧就旅殯不宿于家志也謂何而命不遐又曷咎耶

明故泉州府同知雙華胡君墓志銘

嘉靖乙酉雙華胡君舉江西鄉試第六人其列既在高等而君長身方頤端肅靜慤言笑不苟余與同榜屬目蓋不問可知其人已而不一再會又數十年有人言君在泉郡衙中清冷如僧舍入其室惟敝篋囊書數卷未幾以給由歸棄去不復投牒當道移文促之不聽家居不踰戶閾終日對書史吟詠里中罕窺

其面然後乃益知君方期邀爲社會而竟不可作矣
卒之明年君之子棐榮持蕭節推其所爲狀來索銘
余愴然曰吾慕君有年未及數與往來今得紀其後
事幸甚其何敢辭君名文宗字在魯別號雙華曾大
父道大父光輝世居廬陵之莞草父鋒號一中爲縣
學諸生有聲以直諒爲里中所敬公生負異質兒時
無嬉遊之好九歲喪母黃孺人即斬斬自立堅苦學
書十三補邑諸生督學邵二泉公器重之問所乏書
曰大學衍義耳命邑令給之乃令受學郡推尹公自
是博通諸經子史百家沿據考覈務盡曲隱前後督
學器重之如邵公乙酉之舉也試官王公度欲寘之

首以他故見抑每爲之屈於是君之文名滿人耳比
上春官不第入胄監胄監之士推先之君之名既重
然削跡自秘不知上謁有司鄉郡有司聞其然走禮
幣聘爲弟子師君亦勉出應之爲文不事雕刻紆餘
縈連出之不絕而操行篤實與俗無競故經其門者
咸有所就然卒不第辛丑出判廬州府甲辰擢泉州
府同知君雖博學工文不涉外事至率其性行爲政
又絕出時輩上在廬主牧政故事任群長爲奸率以
考驗取利而督馬滌陽或奉表京師各屬具贐金爲
常君至盡除之更立科條民咸稱便在泉凡郡務艱
遽與疑獄久不辨者必以相屬剖決無滯猶夫在廬

而蠲浮冗鋤豪猾自效尤多盖心存乎愛民故於振風教植善類者惟恐爲之不力事主於奉公故於干貴勢逆上官者惟恐執之不堅前後在郡且十年衣無重帛食不二味悃愊雅淡有儒生所不堪者其始入廬也喪其配楊宜人室無媵侍至終其身嘗爲詩曰一力自隨官署足獨衾無愧夢魂清而泉之士人有三不要之謠指君於財於色於官也夫人寡慾則思慮清思慮清故無所用而不可奚直博學工文而篤行矣乎君生弘治庚戌六月五日遘小疾丙辰歲除日方作字遽卒享年六十有七平生孝友能留意祠祀之禮捐已行之歸田以來郡舉鄉飲賓得君一